

溥儀在東北

陳嘉驥

土肥原哄騙到長春

命運多乖，一生扮演多次悲劇角色的滿清末代皇帝溥儀，在民國成立後，因有遜位優待條款，所以猶得在紫禁城內過着小朝廷歲月。其後，李石曾、馮玉祥等以溥儀曾有復辟之舉，已失去民國對其優待資格，乃將其趕出紫禁城，結束了十幾年的雖無江山、但仍南面稱朕的假皇帝生活。

溥儀離開紫禁城後，先在其父載灃府內住了幾天，不久便在一批愚忠清朝遺老與日人勾搭下，逃離了北平，進入天津日租界，過着悠閒的寓公生活。在此一時期內，每逢滿清重要節日，仍有不少所謂「孤臣孽子」，前往跪拜叩首請安，一瞻「龍顏」；溥儀也恬然南面高坐，對這些「大清忠貞之士」，以皇帝口吻垂詢撫慰一番。然後，大家便互相交換交換消息，當然都是「人心思清」，「聖上復出中國才能復治」等老套，對「匡復大清朝」作些虛幻式的展望，真是迷途難返了。

九一八瀋陽事變爆發，東北各地旋即相繼變色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，覬準了溥儀的一點剩餘價值，遂連哄帶騙的把他弄到東北，再扮演一

次悲劇角色。溥儀係經過化裝，在天津日租界直接登上郵輪，經海河出大沽口，駛入遼東半島尖端的大連港登陸，在日本關東軍的接待下，隨即到營口、大石橋附近的湯崗子溫泉居住下來，靜待漢奸們與日本籌組的偽滿洲國誕生。這時溥儀整天除幻想着由東北作為階梯重返北平，再度君臨華夏外；他並想到報復馮玉祥把他趕出紫禁城的仇，也想到一雪孫殿英爆破東陵，使慈禧太后等暴屍棺外，劫掠殉葬珠寶玉器的恨……。

溥儀本想在東北文化、政治、經濟重心的瀋陽清故宮再度登基，重溫一下祖先的往事。瀋陽清故宮，係清太祖努兒哈赤之子，也就是順治之父清太宗皇太極所興建。這座皇宮雖無北平皇宮那麼大，但也頗具規模；加之清朝雖定都北平，仍視瀋陽為發祥聖地，並尊為盛京，所以每年例有修葺，因此得以完整如初。在康熙、乾隆當政時，除東巡視察發祥聖地外，並有許多擴建增飾。

溥儀萬料不到日本却迫使他到當年初具城市型態的長春去，雖曾竭力表示反對，但日人另有打算不為所動；結果在鄭孝胥、謝介石等官迷心竅的一羣漢奸們，以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的慫恿

下，只得勉強同意。

迷夢未醒粉墨登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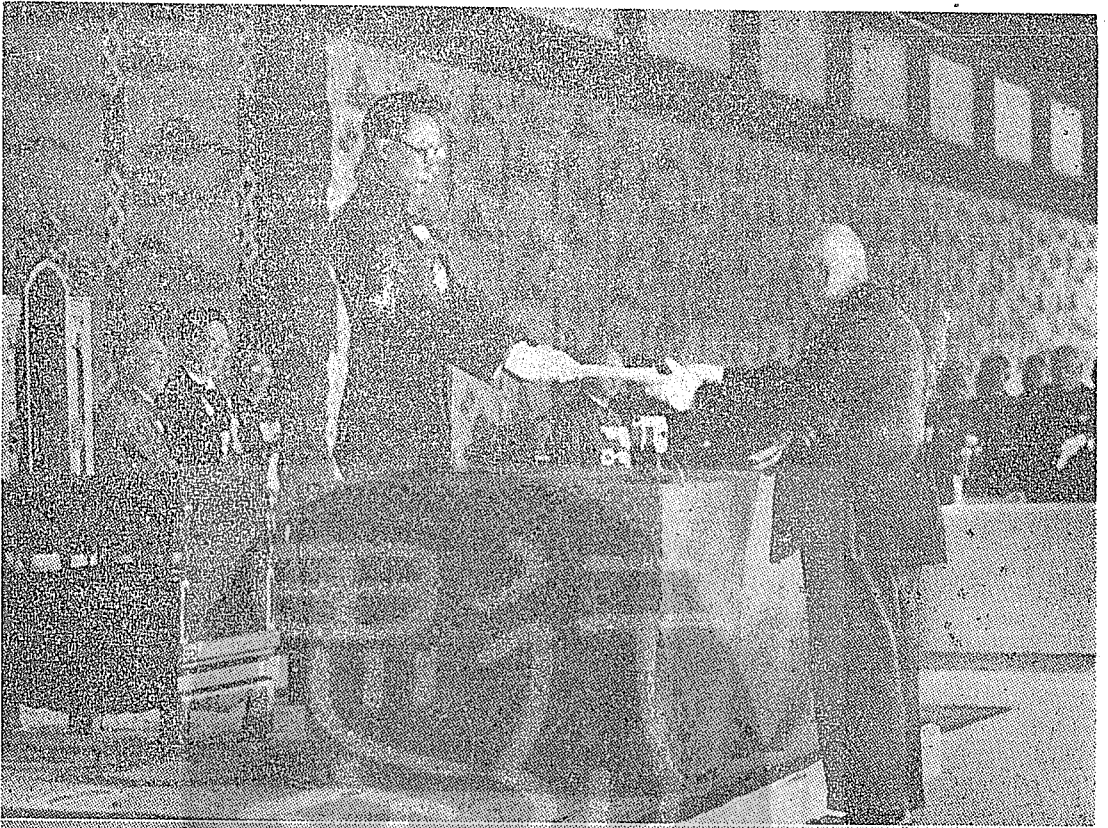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廿一年二月廿六日，溥儀在湯崗子溫泉臨時行館，隆重的擺設香案，沐浴之後，很鄭重的向布庫里雍順為始祖的愛新覺羅的列祖列宗們禱告，說明他將在東三省，以忍辱負重的心情，再造大清江山。其禱告詞為：

「二十年來，視民水火，莫由拯救，不勝付託，叢疚滋深。今以東三省人民之擁戴，鄰邦之援助，情勢交迫，不得不出任維持之責。事屬創舉，成敗利鈍，非所逆睹。惟念自昔創業之君，若晉文之於秦穆，漢光武之於更始，蜀先主之於劉表、袁紹，明太祖之於韓林兒，當其經綸未展，不能不有所憑藉，以圖大舉。茲本忍辱負重之心，為屈辱求伸之計，降心遷就，志切救民；兢兢業業，若履虎尾。敢訴愚誠，昭告於我列祖列宗之靈，伏祈默佑」。

這時的溥儀迷夢未醒，並且把自己比作古時的晉文公、劉秀、劉備、朱元璋等英雄人物，並且對日本人的陰謀也沒有看清楚，真是一位不折不扣

木偶圖照溥儀粉墨登場

上圖溥儀將「聖旨」交偽滿總理張景惠下圖溥儀訪東京與日本天皇共乘馬車。



不扣的糊塗蟲。

同年二月底，一般清朝遺老與日本人羽翼下的漢奸們，在瀋陽舉行了一場「全滿洲會議」，通過了「東北宣告獨立」的議案，並擁戴溥儀出任這個「新國家」的執政。同時推派張燕卿、謝介石等九人為代表，前往湯崗子，向溥儀面呈推戴書，請其復出「拯民於水火」。這時溥儀還故意假惺惺作態一番，派鄭孝胥代表他接見張燕卿等，對推戴故意表示了拒絕，鄭當場宣讀溥儀的答詞說：「予自經播越，退處民間，閉戶讀書，罕聞外事。雖宗國之玷危，時軫於私念，而拯救之方略未講。平時憂患餘生，才微德鮮。今汝等前來，猥以藐藐之躬，當茲重任，五中驚震，倍切慚惶。事未更則閱歷之途淺，學未裕則經國之



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（見圖）連哄帶騙把溥儀挾持到長春，粉墨登場，作傀儡皇帝。

術疏，加以世變日新，多逸常軌，際遇艱危，百倍疇昔。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極，風俗之邪薄未知所屆；既不可以陳方醫變症，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。所謂危急存亡之秋，一髮千鈞之會，苟非通達中外，融貫古今，天生聖哲，殆難宏濟，斷非薄德所能勝任。所望另舉賢能，造福桑梓，勿以負疚之身，更滋罪戾」。

溥儀分明已禱告列祖列宗，謂在「友邦」援助下，將再造大清江山，現在推戴代表之前，還要假客套一番，真是令人肉麻之至。隨後，鄭孝胥引領張燕卿等進入內室面見溥儀，張等又假裝着很誠懇的敦促溥儀復出，並謂「聖上不出，則數千萬蒼生其將奈何」？溥儀這才表示，容其再行考慮，希勿相逼太急，寒暄了一陣子，張燕卿等始退出。

三月五日，瀋陽方面，爲了表示萬民「殷望」之切，特又增派了十六名代表，連前共廿五人，浩浩蕩蕩的又到了湯崗子溫泉，第二次恭請溥儀出山，以拯救生靈出「水火」。這次溥儀不再表示拒絕，慨然予以接受，並答曰：

「承以大義相責，豈敢以暇逸自寬，審度再三，不敢重違羣望。茲勉竭愚昧，暫任執政一年；一年之後，如多隕越，敬避賢路。儼一年之內，憲法成立，國體決定，若與素志相合，再當審慎，度德量力，以定去就」。

三月七日，溥儀在東北新政權準備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暨全體委員恭迎下，自湯崗子乘南滿鐵路特備花車啟程前赴新都長春。

三月八日下午三時，專車抵達長春，溥儀在張景惠、熙洽等隨侍下進入月台，歡迎人羣雖然是在日本人驅使下勉強而來，但景象也很熱鬧。這時的溥儀，對歡迎者真正對他如何看法，無暇細想，但觸景生情，內心萬分激動，而熱淚盈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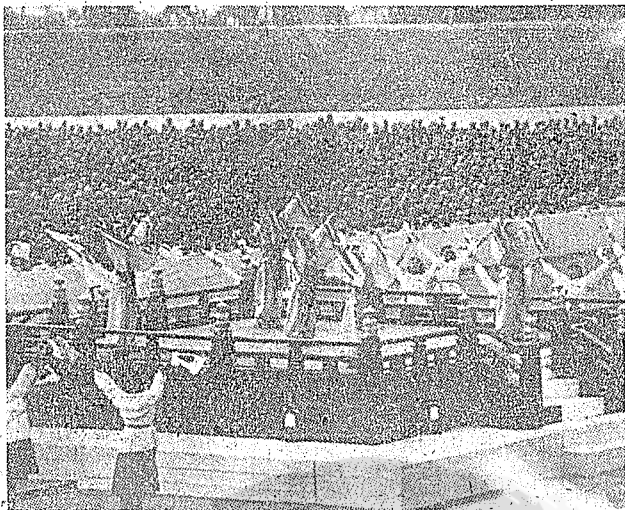
長春在東北，有如武漢三鎮之於中國，爲實質上的中心地區；但在當年只是一個初具城市型態的地方，除了車站附近有少數由日本人興建的新式建築外，其他各地仍保有原始情形。長春最大的官衙是道尹行署，最好的建築是吉黑樞運局（即政府專賣鹽的機構）。所以，溥儀初到長春時的起居，被日本人安置在南滿鐵路經營的大和旅館裏，「執政」的官署，只好徵用了吉黑樞運局的樓房。這座樓房經過裝修和添建後，樓下作爲客廳，樓上作溥儀的辦公室，這就是以後的勤民樓；以後偽滿徵用周圍民地，加以擴充，就成爲偽滿的皇宮，所佔的土地並不算大。

溥儀在回憶他抵達長春時的情形說：「我坐上了汽車，腦子裏只顧想我的紫禁城，想我當年被馮玉祥國民軍趕出城情形，也想到東陵事件和我發過的誓言，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慾望燃燒着，全然沒有注意到長春街道的景色是什麼樣子，被恐怖與另一種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們，在用什麼樣的眼色看我們。過了不多時間，車子駛進了一個古舊的院落，這就是我的執政政府」。

三月九日舉行就職典禮，因爲吉黑樞運局正在修繕，所以就在舊道尹衙門暫作執政政府，過了一個多月才遷到吉黑樞運局辦公，溥儀穿着西式大禮服，行的是鞠躬禮，羣奸行的是九十度三鞠躬。

躬，溥儀以一躬回答。

這時，新政權準備委員長張景惠報告「滿洲國」準備成立的經過，最後說：「以二千里之河山，奉還三百年之舊主，恭迎宣統皇帝出任『滿洲』執政」。說畢，就由張景惠和臧式毅二人代表「滿洲民眾」獻上執政奉戴文和「滿洲國」執政的大小印信捧呈溥儀。溥儀起立接受後，由鄭孝胥代念了「執政宣言」，其詞為：「人類必重道德，然有種族之見，則抑人揚己，而道德薄矣！



在偽滿洲國「新京」所舉行的和樂宴「盛」況。廢帝溥儀出閣，作日本軍閥傀儡，祇剩下這麼一點排場了。

人類必重仁義，然有國際之爭，則損人利己，而仁義薄矣！今吾立國，以道德仁義為主，除去種族之見與國際之爭，王道樂土當可見諸事實，凡我國人，望其勉之」。典禮完畢，接見外賓時，日本滿鐵總裁內田康哉致了「祝詞」，由羅振玉代讀「答詞」。然後到院子裏升旗、照像，最後舉行慶祝宴會。

三月九日的當天下午，溥儀端座在「執政辦公室」內，鄭孝胥送上第一件公事說：「本莊司令官已經推薦臣出任國務總理，組織內閣，這是特任狀和各部總長名單，請聖上簽上御名」。溥儀在第一件公事上簽了名之後，發覺自己似乎已經「權力」在握，並且正式行使「權力」了。當執政政府正式選到吉黑權運局的房子後，溥儀爲了他的「權力」的表示，把每所建築都起了名字；如居住的地方取名「緝熙」，辦公的地方取名「勤民」等。

最初幾天，溥儀每天都起得很早，與緩沖沖的到「勤民樓」去辦公，一直到天晚才回到「緝熙樓」去休息，很想把他那「元首」的職權行使起來。但是在「勤民樓」裏並無公好辦，除了看看書報，就是從窗戶向外看着發楞，過的是一個十足的傀儡生活。溥儀在日記裏會有這樣的記載：「然而，我的「宵衣旰食」沒有維持好久，因爲首先是無公好辦，接着我便發現，「執政」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，並不在我手裏」。溥儀這時已經覺悟，日本人搞滿洲國，不過是一場騙騙人的猴把戲而已。

出賣祖宗奴才難當

溥儀這時對各國君主制度也略有所知，所以對這個空頭執政雖然不滿意，但是感到已經如此了，也沒有向後退的路，總比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日子要好混些。到後來才知道，事情不那麼簡單，在天津作寓公時可以百事不聞，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沒有人壓迫着自己不願作的事。到現在不同了，眼看着許多不合理的事，已經不得不去思索、生氣，並且有許多不合理的事強迫着去做，甚至被強迫着去出賣祖宗，溥儀心目中天潢貴胄神之子孫的愛新覺羅族，竟成了日本的後裔了。

第一件使溥儀以及羣奸們憤怒的事，是日「滿」籍「官吏」的不平待遇。在日本的機構裏，如南滿鐵路、各大煤礦、各大工廠作事，中國人與日本人待遇不同，那還勉強通得過，因爲這根本是日本侵華的機構，你願意伺候日本人，日本人就給你差別待遇，否則就不要在日本機構作事。現在在「滿洲國」裏，「滿洲」人反不如日本人待遇高，馬上引起不滿的情緒，在討論待遇法案時，偽財政總長熙洽說：「這個議案，簡直不像話，咱們既然是個複合民族國家，各民族一律平等，爲什麼日本人要有特別待遇？如果是親善國家的國民，就該表示親善，爲什麼拿特別高的俸金」？偽實業總長張燕卿也說：「本莊司令官說過，日滿親善，同心同德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假若待遇不同，恐非本莊司令官的本意」。其他漢奸們，也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說了許多不滿的話。

羊入虎口無法挽回

日本人古海忠之回答說：「要想平等，就要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，日本人受的教育多，能力強，當然薪俸要高；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，需要的錢多，比如日本人只能吃白米，不像本地人吃高粱米就可以」。羣奸們聽了更爲不滿，這時總務廳長官駒井，爲了不使羣奸講話，乃宣佈散會。第二天復會時，駒井對大家說：「關東軍軍部已經同意，給總長的待遇一律提高與次長一樣（次長多爲日人），但是日系官吏遠離本鄉，前來爲滿洲人建設王道樂土，所以除了待遇外，應該給

他們特別津貼」。當羣奸們瞭解特別津貼就是變相差別待遇，仍然噤噤不休，熙洽自以爲和本莊繁很熟，起立說：「我不是爭這兩個錢，不過我倒要問問，日本人要在什麼地方建設王道樂土，不是在滿洲嗎？沒有滿洲人能建設嗎？」駒井聽了，勃然大怒說：「你們知道滿洲的歷史嗎？滿洲是日人流血換來的，是從俄國人手裏奪回來的」。熙洽這時還倔強的說：「你不讓我說話嗎？本莊司令官也沒對我這樣喊叫過」，亡國奴處處以敵人侵佔本國最大創子手爲招牌，這也是亡國



溥儀和他的最後一位太太李淑賢。

奴最大的悲哀，但是以本莊爲招牌的熙洽，在當時而論還算在羣奸中最有一點血性的人。但是駒井在熙洽抬出本莊後，把桌子一拍怒氣沖沖，聲色俱厲的說：「我就是叫你明白，這是關東軍軍部的決定」！駒井的勃然大怒，把偽滿的總長全給嚇住了，面色蒼白的熙洽也噤若寒蟬，不敢再說話。這次的教訓，他們才明白奴才並不好當，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和日本人爭這爭那，一任日本人擺佈，連一句話也不敢說了。

這一場爭辯與日本跋扈的樣子，羣奸當然心裏不好受，然而羊入虎口，已無法挽回，只得逆來順受；但是却驚醒了一位抗日英雄的奮然再起，他不是別人，就是嫩江橋畔殲滅日軍逾千這時身爲國防部總長的馬占山將軍。原來馬占山於嫩江橋一役獲勝後，日本乃大舉增援，佔領齊齊哈爾，並三路包抄將馬占山包圍於黑龍江北部。當馬占山陷於不投降即全部殲滅命運後，日本人一來敬佩其勇於抵抗外侮捍衛國家，二來想把馬占山拉到偽組織裏，可給我全國民心士氣一個沮喪打擊，亦可增添偽組織聲色，以欺騙東北老百姓。於是，馬占山乃於既無退路亦無援兵情況下，姑且答應了日僞要求，弄了一筆錢，亦使自己老部下免於死亡的命運，出任了偽滿國防部總長並兼黑龍江省省長。

自從駒井這場力壓羣奸大發威風後，馬占山便暗中作了再起的準備，趁着黑龍江省日軍多半調到遼寧省西部作戰之際，又揭發抗日旗幟，在黑龍江省展開作戰，使措手不及的日本又吃了很大的虧。（下期續完）